

朝阳

卓牧闲 著

A
STORY
OF
POLICE
MAN

警事

1

朝阳

A
STORY
OF
POLICE
MAN

卓牧闲 著

警事^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朝阳警事. 1/卓牧闲著.-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321-6745-6

I. ①朝… II. ①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4017号

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数字出版领域资金扶持

发行人: 陈 征

策 划: 林庭锋 侯庆辰 李 霞

责任编辑: 望 越

网络编辑: 李晓亮

美术编辑: 钱 祯

书 名: 朝阳警事. 1

作 者: 卓牧闲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8.375

插 页: 2

字 数: 527,000

印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745-6/I · 5385

定 价: 59.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52605406

第一章 欲哭无泪

这才7月初，燕阳市气温就在36度上下徘徊，高温酷暑，让人难以忍受。

昨天好不容易下场雨，本以为温度会骤降，结果不仅没降，湿度反而增加了，人们纷纷从烤肉变身为蒸锅里的包子！今天更是达到38度，上午九点钟整个城市便像蒸笼似的热得人喘不过气，炎热的空气仿佛只要一点火星就会被引爆。

高温天越来越多，“火炉”城市排行榜看样子要重新洗牌。

韩朝阳骑着电动车，载着找不着家打110求助的老太太，顶着炎炎烈日汗流浹背地往陈庄集方向赶。

“奶奶，您老再想想，是不是陈家集？”

“小伙子，想起来了，就在前面，就是陈家集，我家在路边，门口有个卖麻将桌的店，你看见卖麻将桌的地方就到了。”

“想起来就好，想起来就好。”知道她家住哪儿，韩朝阳终于松了口气。

如果她想不起来就麻烦了，民政部门不一定会管，带到所里不太现实，既然出了警又不能不闻不问。自己养自己都养不活，难道把她带回去好好孝敬，带回去养老送终？

正庆幸老太太恢复了记忆，老太太又道起谢：“小伙子，你真是好人啊！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我这记性，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自个儿家在哪儿都想不起来，老了，真没用。”

“您千万别这么说，谁都有老的时候，再说我是警察，本来就应该为人民服务。”

“警察好，警察好，一打110你就到了。”

老太太千恩万谢，到家门口硬拉着进去喝水，看见左邻右舍逢人便夸，帮助别人的感觉真好，韩朝阳真有那么点职业成就感。

水是不能喝的，不是不渴，而是没时间。

所里警力紧张，如果不尽快赶回去所长又要发飙。

火急火燎往回赶，快到中山路时突然发生状况，刚才光顾着送迷路的老太太回家，忘了开的是分局配发的社区警用电动车，不是加满油能跑几百公里的110警车，跑太远，半路上没电了！

不需要的时候总能看到快速充电器，需要的时候一个都看不到。路边随便找个商铺都可以充，关键出来时没带充电器。没办法，只能推着走。

推到所里已是午饭时间，浑身全湿透了，韩朝阳热得头晕脑涨，把车停放进车棚，插上充电器，便冲进开着空调的值班室找水喝。

所里有厨房没食堂，办案队、社区队的几个民警正同内勤陈秀娟一起围坐在值班室里吃饭。

陈秀娟抬头看了一眼，不无好奇地问：“音乐家，怎么搞到这会儿？”

“陈姐，我不是给你汇报过嘛，报警的是个老太太，这么热的天不好好在家待着，跑出来热晕了，想不起来家在哪儿，只能带着她在附近打听有没有人认识她，幸亏她后来想起来了。”

“陈家集是吧？”

“你怎么知道的！”

陈秀娟噗嗤一笑，差点喷饭。

一个社区民警也忍不住笑了，放下饭盒问：“她家门口是不是有个卖自动麻将桌的店？”

“是啊，陈家集好像就一个卖自动麻将桌的。”只在电话里说过送人，没说往哪儿送，他们怎么知道的，韩朝阳一脸茫然。

一个办案队的民警凑过来，似笑非笑地问：“老太太是不是特感激，千恩万谢，一个劲儿夸你？”

“嗯，她是挺感激的。”

韩朝阳话音刚落，众人顿时爆笑起来。

“你们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的？”

陈秀娟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了，边笑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老太太姓桂，叫桂二妹，是个烈士遗孀，丈夫在抗美援朝时牺牲的，有两个女儿，全出嫁了，她一个人在陈家集过。每隔一两月都要去市六院看病拿药，每次都是乘村里的顺风车来，每次看完病拿完药就记不得家在哪儿了，就随便拉着一个人请人家帮她打110。”

“她，她骗我！”韩朝阳反应过来，哭笑不得地问，“她报假警就是想让我送她回家？”

“哈哈。”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想到上午受的罪，韩朝阳欲哭无泪。

看着他们捧腹大笑的样子，韩朝阳下意识问：“她骗我，你们也骗我，你们明知道她报假警还安排我去！”

“音乐家，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我可不知道是她报的警。指挥中心的派警单就在那儿，不信你自己去看，报警人不光想不起来家在哪儿，连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都想不起来。”

“那你怎么知道陈家集的？”

“我就是随口一问，没想到真是她。”说到这里，陈秀娟又忍不住笑了。送都送了，推都把车推回来了，还能说什么，只能自认倒霉。

韩朝阳正准备去厨房打饭，师傅突然推开门出现在眼前：“朝阳，刘所和教导员找你问点事，在楼上会议室。”

“刘所找我？”韩朝阳倍感意外。

“别磨蹭了，快点！”

师傅脸色不对，不用问就知道没好事。韩朝阳心里咯噔了一下，回头看看众人，只能硬着头皮跟师傅一起上楼。

事实证明，果然没好事！

一走进会议室就迎来劈头盖脸的质问，韩朝阳宁可顶着似火骄阳去街面巡逻，也不愿意待在这间开着空调的会议室里面对刘所。

“头抬起来，给我站好！”所长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眼里闪着一

股无法遏制的怒火，像是一头被激怒的狮子。

他平时总是拉着张脸，谁见谁怕。

发起飙来更可怕！

韩朝阳吓得心惊肉跳，急忙昂首挺胸，站得笔直。

“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走路都像跳舞，看看你这熊样，怎么混进公安队伍的？”一看到韩朝阳，一想到韩朝阳所学的专业，一想到韩朝阳过去几个月的工作表现，所长就是一肚子火，怒不可遏地吼叫着，声音像沉雷一样滚动着，传得很远。

同在会议室的教导员面无表情，分管社区队的许副所长阴沉着脸一声不吭，韩朝阳的师傅警长老杨一根接着一根抽闷烟，想帮徒弟说几句话又不知道如何开口。

因为该发生的早晚会发生，该爆发的早晚要爆发。

第二章 不想干滚蛋

“老实交代，有没有这事？”

韩朝阳不敢撒谎，忐忑不安地说：“有。”

“一个公务员，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公安民警，居然干私活，竟然跑娱乐场所给人家弹琴，上班打混，下班打工，简直乱弹琴！”

“是咖啡厅是西餐厅，不是娱乐场所。”韩朝阳忍不住辩解道，语气小心翼翼。

“我说是就是！”所长怒睁着眼，额角的青筋随着呼呼的粗气一鼓一张，顺手拿起一本《公务员法》往韩朝阳面前一摔，“看看，看看第五十三条！”

他让看就要看，不看你真可能动手。

韩朝阳拿起《公务员法》，耷拉着脑袋翻看起来。

“念！”

“第五十三条：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十四，括弧，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念个法律条款都念不好，还括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样的人能当警察？所长越想越窝火，又扔来一份市局的红头文件，“再念念这个！”

“……严禁民警到公共娱乐场所唱歌，确需到娱乐场所的，一律向纪委、督察报备；严禁民警在公共浴室洗澡进包厢，确需按摩保健的，一律在营业大厅。”

这份文件上个月学习过，是市局在考评办法里特别增加的“三条铁规”，领导认为社会上一些歌厅、舞厅难免藏污纳垢，在特定环境下，意志薄弱的民警可能会“失态”，从而破坏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

对于违反三项铁规的民警，只要被发现一次，年终等级化考核奖扣除一半；发现两次全部扣除；发现三次，其公务员考核作“不合格”处理。

考虑到这些规定可能不太人性化，为满足部分民警的需要，领导又要求各分局开放活动室，让爱好唱歌的民警去分局唱。

去分局唱歌，开什么玩笑？

绩效考核如同一道紧箍咒，打击任务的硬指标压得基层所队喘不过气，天天加班都忙不过来，谁敢去分局唱歌。谁真要是敢去，他的直接领导估计就干到头了，本人的日子一样不会好过。

韩朝阳忐忑不安念完，小心翼翼说：“刘所，您听我解释，我……我没干私活，只是给朋友救个场，而且是下班时间，没穿警服，他们不知道我是警察。”

“救场，到这个分上还狡辩，老实交代，有没有收人家钱？”

“收了，那是帮同学收的，我一分没拿。”

“收了就是收了，谁知道有没有落你口袋，就算没落你口袋，群众会怎么看，会怎么认为？要是被上级知道，如果被媒体曝光，被群众拍个照片发网上，影响多恶劣？”

所长砰一声猛砸了下桌子，指着他鼻子咆哮道：“什么叫下班时间，影响休息就是影响正常工作！要发财就不要做公务员，喜欢吹拉弹唱就不要当警察，只要在公务员序列里，只要穿这身警服，就必须遵守上级规定！”

帮师兄救场救出这么多麻烦，韩朝阳追悔莫及。

可是越想越又觉得憋屈，这样不能那也不行，难道跟办案队的吴伟一样吃在所里住在所里，难道真以花园街派出所为家？没朋友，甚至连家都不要了，像他那么活着有什么意思？

再说公务员就是一职业，家里又不只是自己一个公务员。

老爸在镇里当干部，老妈在镇中学当老师。

老家经济发展得不太好，财政紧张，政府没钱，老爸老妈工资被拖欠多少年，要不是老爸利用业余时间承包鱼塘，要不是老妈寒暑假办补习班，如果真像所长说的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能干，自己别说上大学，估计早被饿

死了。

帮师兄救场而已，这相当于家里开个小店，下班之后帮着看会儿店，这也上纲上线，让不让人活了！

要是真管这么严，那些家在农村、家人全是农民、家里有七八亩地的公务员又怎么办，下班回家就不能干活了，只能坐在家里眼睁睁看着老爸老妈锄禾日当午？

韩朝阳想想不服气，欲言又止。

教导员负责思想工作，不能再保持沉默，干咳了一声，语重心长地说：“小韩，刘所的话有些重，但你要理解领导的心情。我知道你有想法，对生活有自己的规划，也承认公务员上班是工作，下班就是普通公民。

“照理说有发挥特长、追求兴趣，甚至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权利，凭什么不能让公务员在业余时间干自己的事，凭什么不许公务员在业余时间挣钱养家？

“但是呢，上级不许公务人员从事工作之外的职业，这么做有其合理缘由，上级制定法律法规时肯定权衡过利弊，当然取利大的，所有政策出台都不可能完美，作出的依据应当是当前实际。”

现在警察真是“弱势群体”，一个不慎就会被群众投诉乃至被检察院叫去喝白开水。

如今社会上有一种怪现象，似乎一提到公务员，尤其警察，不责骂上那么两句就不符合潮流，什么事只要一粘上警察就似乎很有看头。自己虽然没做错什么，但帮师兄救场的事真要是搞得沸沸扬扬，所里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韩朝阳多少能理解点所长的心情，只是非常反感他这种开口就骂的粗暴作风，抬头偷看了一眼：“教导员，我错了。”

“错了，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你以为你是小学生！”不等教导员开口，所长砰一声又拍了下桌子，“混吃等死磨洋工的我见过，但没见过你这样的！不想干是吧，不想干趁早滚蛋，别占着茅坑不拉屎！”

细想起来小伙子也没那么不堪，所长之所以一见他就来气，一是先入

为主，不喜欢他的专业背景。一个学音乐的，通过公考跑来当警察，在警力如此紧张的派出所，远不如一来就什么都能干的警校生或政法干警那么受欢迎；

二是他真把警察只当成一个职业，不像警校生和政法干警那样把成为一名公安民警当成一个终极追求，让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没主观能动性，没集体荣誉感。

他又没成家，新同志应该多干点，应该像同时分来的吴伟一样住在所里，结果他做过好几次工作如同对牛弹琴。他就是不愿意住在所里，而是住在光明区他那个开琴行的同学家，宁可每天来回跑。

别人下班之后所里要是同时遇到几个警情，值班民警忙不过来，带班所长打个电话立马回来加班。

带班所长打电话让他回来加班，他不是有这样的事就是有那样的事，偶尔赶回所里，时间又全在路上浪费掉了，赶到所里时该干的事其他同志已经干完。

干工作一点不积极，如假包换的不求上进！

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再积极一样没上进的机会。

首先，在考公务员时他签过协议，在基层有服务年限；其次，他既不是党员，专业又不对口，文不文武不武，机关根本不会要他。何况基层民警想晋升、想调到机关本就很难，工作比他认真、业务能力比他强不知道多少倍的同志都没机会，怎么也轮不着他这个还在见习期的新人。

所里各项工作太多，警力太紧张，不可能养闲人。尽管他来之后一直算不上闲，事实上工作时间比其他单位的公务员要长很多。

因为他的事，所长不止一次找过分局。

领导说得很清楚，不要可以，其他派出所需要，但把他调走之后别指望局里再安排民警过来。既然换人的事别想了，那么，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好。

但有一点很明确，不能让他再这么下去。

“刘所，抽根烟，消消气。”教导员权衡了一番，先给所长递上支烟，

旋即转身道，“小韩，你来所里时间也不短，很清楚所里各项工作压力有多大，人手有多紧张，你自己想想，你的工作态度有没有问题？”

谁没点脾气，活二十多年还是第一次受这委屈。

韩朝阳真想来一句“老子不干了”，可想到老爸老妈的期望，只能忍着，只能很不情愿地点点头。

考公务员不容易，开除一个公务员同样不容易，而且要说错他真没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教导员举起烟点上，提议道：“刘所，小韩承认错误了，要不再给他个机会，看看接下来的工作表现。”

“这个机会怎么给？”刘所长狠瞪了韩朝阳一眼。

“局领导总批评我们的几个警务室没人，其他几个警务室好说，朝阳警务室是不能再只有一块牌子，要不调整下小韩的工作，让小韩去朝阳警务室，负责朝阳村、527厂和东明社区的治安。”

第三章 麻烦的差事

出来工作谁不希望混好点，谁不希望受到上司器重，谁不希望与同事和睦相处？作为一个出生成长于“干部家庭”、如假包换的“官二代”，韩朝阳并非不懂人情世故。

虽然大学毕业前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当警察，但在找不到合适工作下决心报考公务员，看到简章上那么多招考职位时，他毫不犹豫报考的是警察。不是因为相比其他职位警察公务员好考，也不是因为警察待遇有多高，事实上早在念中学时他就知道警察是公务员群体中最苦最累升迁也最难的。

之所以报考，完全是因为潜意识里有个“制服梦”，作为一个男孩谁没崇拜过军人和警察。

好不容易考上了，接受完三个月培训被安排到花园街派出所，兴冲冲来所里报到。

他不仅没眼高手低，不仅没嫌基层艰苦，反而怀着满腔热血准备扎根基层大展抱负，结果因为专业背景不受待见。第一次见面，所长竟当那么多人面毫不掩饰地表示不欢迎，甚至当场给分局政治处打电话要求换人。

所长当时说过的那些话，当时的语气，当时那满脸不高兴甚至不屑的神色，直到现在仍历历在目。

人要脸，树要皮。

不受待见成这样，难道还能死皮赖脸地去巴结？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糟糕的开端是悲剧的开始。

第一天报到被泼一盆凉水，韩朝阳的积极性彻底被打击没了，暗想不就是一份工作吗，你只是上司又不是手握“生杀大权”的老板，你瞧不起

我，我还看不起你呢，把分内事干好，让你逮不着把柄，你能奈我何？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没想到还是被揪住了把柄。

领导的话就是命令，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一样要执行。何况人家说了，这是给你的一个机会。想到要去的是朝阳警务室，韩朝阳头皮就发麻！

在所里干了近六个月，几乎天天出警，有时一天要出几次警，对辖区大致情况可以说比较了解。

花园派出所辖区位于城乡结合部，西边是市区，东边是高速出口，燕阳市区的主干道中山路从辖区穿过，现在叫中SD路，以前叫中山路东延长线。

即将管辖的朝阳社区警务室正好在中SD路上，辖区面积1.3平方公里，西起朝阳河，东至东明街，南至人民东路延长线，常住人口7000多人。

527厂紧挨朝阳河，是一个曾经很红火的军工企业，效益最好时有3000多名职工，有自己的医院、电影院、幼儿园和子弟小学。

经过一次又一次改制和重组，人越来越少，能走的全走了，能改行的全改行了，现在变成一家跟物业似的“东阳公司”，主要靠出租厂房、出租仓库和出租沿街门面维持，家属院儿里只剩下老弱病残。

曾经的国有企业，而且是军工企业，保卫科迄今没撤销，厂区治安总体比较好，没必要为527厂担心。

东明社区只是一个叫法，事实上这个社区早不存在了，在行政规划上并入现在的朝阳社区，领导所说的东明社区其实是东明新村，是开发商五年前开发的一个住宅小区。物业费不便宜，保安也不少，到处有摄像头，出入要刷卡，在安全防范上一样没多大问题。

最让韩朝阳头疼的是夹在527厂和东明新村中间的朝阳村！

如假包换的城中村，200多户村民聚居在中山路南侧，东边的地被开发商征用了，东明新村就是建在朝阳村的地皮上。南面还有一大片耕地，据说燕阳火车站要搬迁过来。

建火车站要征地，市里乃至外地的大开发商也看上这块风水宝地，具体怎么规划的韩朝阳不知道，平时忙得焦头烂额也不关心这些，只知道村

里人为获取更多补偿，或疯狂违建，或因为田埂被挖了一尺等鸡毛蒜皮的事三天两头发生邻里纠纷。

连最老实的村民都没闲着，找工人回去装修，有人甚至在家门口竖根电线杆装路灯。

总之，机会难得。

现在投入一点，将来评估时就不是一点两点那么简单了。

他们怎么要征地补偿和拆迁补偿不关公安的事，但因此引发的纠纷公安却不能不管，何况区里不会眼睁睁让他们这么搞，城建和规划部门的执法人员经常去拆违。

一家盯着一家，一碗水要端平，拆我家的为什么不拆他家的？遇到这种事所里都要出警，最长的一次和师傅在村里守过三天三夜。

光这些已经够头疼了，但朝阳村还有更让人头疼的事。

市区寸土寸金，房价高，租房子的费用自然水涨船高，许多进城务工人员、小商小贩和一些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在村里租房，外来人口多，流动性大，想搞清外来人员的底数不是一件容易事，除非你天天盯在那儿。

村里又习惯“靠山吃山”，因为收取外来人员的卫生和外来商贩的摊位费，不止一次发生过纠纷，有好几次甚至大打出手。巡警只巡到朝阳桥，再往东就不管了，所以遇到这种事一样要花园派出所出警。

朝阳警务室的牌子挂在朝阳社区服务站门口，有一间刷有蓝白公安标识、悬挂110灯箱的办公用房，里面有一间休息室。但花园派出所就这么多正式民警，要负责的辖区那么大，不可能安排民警在警务室常驻，经常大门紧锁，每次遇到事都找不着人，街道领导很不高兴，后来安排一个协勤常驻。

协勤工资就那么点，不可能要求人家24小时在岗，所以晚上警务室依然没人。

市局领导要么不巡查，要巡查肯定查中山路、人民路、建设路等主干道，每次晚上经过警务室门口不是黑灯瞎火就是大门紧锁，自然不会满意。

早知道要安排人过去，没想到这差事落自己头上！

韩朝阳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跟着杨警长走进办公室，愁眉苦脸地说：“师傅，我不是叫苦叫难，不就是搬家吗，搬过去住也没什么，但我不是正式民警，还在试用期，连执法权都没有。”

杨涛暗想就知道你小子会找理由，不喜欢当警察为什么考警察公务员？

领导已经决定了，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余地，杨涛把帽子往桌上一搁：“你有没有入职？”

“入职了，岗前培训时就办了入职手续。”

“既然入职了，既然参加过岗前培训，你就是正式民警。”

杨涛坐到椅子上，捧着茶缸语重心长：“朝阳，相比别人你算很幸运的。管稀元跟你一样是普通高校的大学生，跟你一样考的警察公务员，就因为比你早三年，当时市里没钱，他们那一批全是先培训后入职，培训期间一分钱工资都没有。

“你现在虽然没工作证，没执法权，但至少给你配发警服，佩戴一级警员警衔。再干几个月去考试，合格之后就定职定级，就上报省厅给你授衔。

“管稀元那一批有什么，分到所里连警服都没有，整整干了一年‘便衣警察’，见习期一个月只有600多块。什么加班工资、福利工资等等都没有，还一天到晚加班。”

老管运气是不太好，不过还有更倒霉的。

第四章 辅警许宏亮

不出韩朝阳所料，杨涛又说起同一批分到花园街派出所的吴伟。

“你大学一毕业就参加公考，一考就考上了，就变成国家干部。你看看人家吴伟，高中毕业考警校，好不容易考上了，上四年警校又不给安排工作，要跟你一样参加公考。结果他们那一批报考的人太多，没考上，没办法，响应国家号召去参军。

“大学生士兵，说到底还是个士兵，在部队干了两年，别说提干，连考军校的机会都没有。他们那个部队又不缺士官，只能退伍。我也当过兵，在部队干十几年，他们这些士兵真是去时敲锣打鼓一片风光，回来时冷冷清清一片凄凉。”

杨涛轻叹口气，不无惋惜地说：“他上警校时学的是治安专业，在部队摸爬滚打，没一技之长，又考公务员，结果学业因为参军耽误了，又没考上，只能退而求其次报考政法干警。这次倒考上了，不过又要上两年警校。

“你算算，警校四年，部队两年，考上政法干警又上两年警校，他整整穿了八年制服、整整过了八年军事化管理的生活，才实现当警察的理想，才成为一个正式民警。”

作为所里最不受待见的人，韩朝阳对最受所领导乃至师傅另眼相待的吴伟实在没什么好感。

31岁才找到份工作，这还是国家照顾，在招考政法干警时放宽“四类服务人员”报考的年龄限制。大好青春就这么没了，有手有脚去哪儿找不到口饭吃，想想他脑子真是有病。